



一叶倾城

□董全云

经过霜的润色,太行山的黄栌、五叶枫,知名的,不知名的,漫山遍野的植物都等不及了,浅红深红,掩映在金黄和苍绿之间,美得像幅油画。层层叠叠的灌木,红黄绿相间,五彩缤纷,绚丽耀眼。极目四望,红的妖艳,黄的明丽,绿的柔和,漫山遍野,成了太行山最美、最诱人的色彩。

杜牧一句“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”道出了从古至今人们对红叶的溢美,让诗人的诗句沿着红叶的蔓延至今。都说红叶寄相思,山野中谁寄的相思如许,让人沉迷?那片片红叶写出一枚枚红色的相思,写满太行,写满寒山,是给李商隐?还是给遍插茱萸少一人的王维?

周末,观赏红叶的汽车鳞次穿行在蛇形的盘山公路上。嶙峋石壁上攀爬的爬山虎叶子已经火一样的红,红得仿佛能滴出红色汁液来。黑褐色的崖石上盛开着一簇簇白色或黄色的野菊花,愈发显得扎眼。一阵瑟瑟秋风,我分明听到一枚枚红叶在轻叹。

游客纷纷停车于小山村,山间小路到处都是欢声笑语。山上秋意已浓,登高远眺,漫山遍野五彩斑斓。原来的坎坷山路已被人修成坦途,尽管如此,我们几个人还是爬得一身汗。到山顶俯览,在赤橙红绿青蓝紫的斑斓中,唯有红色最为艳丽。远观就像谁不小心倾洒了画家的调色盘,而单这红色就出来许多模样。你瞧这鲜红的娇艳欲滴,深红的如同晚霞,紫红的流光溢彩,橘红的勾魂摄魄,让人不由得惊叹大自然的杰作,等你想用词来形容却发现有些词穷,只好张开嘴巴也变成一只突起的老鹅般惊叹:“啊,美啊……”

远山雾霭苍茫,一行人穿行在山野小径间,一阵秋风吹过,几片红叶瞬间变成几只飞蝶,翩翩袅袅间,恍惚山间所有的红叶都变成千只万只的红色蝴蝶,漫山遍野地飞了。

路边几株山楂树光秃秃的,黑色的枝头上挂着几枚小红果,老柿子树梢满是小红灯

笼。随手摘一枚,轻轻揭开个小口,嘬一下,那糯软的甜汁,能一下子甜到你的嗓子眼。还有那些不知名的野果,红的,紫的,一串一串,都是大自然的馈赠。

偶尔见到几间老房子,漠然隐藏在半山的绿树间。这老房子也跟山间的隐者一样,坐在黛青色的山岚薄雾间,冷眼看着你。路边一株油桐树高高的树杈间有一个黑色的鸟巢,一只长尾巴的喜鹊,憋不住“嘎嘎嘎”地一阵傻乐,赶走了山间的冷清。屋门口的黄犬一个机灵,汪汪地叫起来,几只母鸡也咯咯地叫起来,一个身穿蓝色布衫的老汉掀开门帘,笑着看我们几个不速之客。

红叶深处传来不知是谁“噢噢噢”的喊山声。不管认识不认识,几人应着,这里那里的声音相互碰撞着、交流着,似乎全都染上红红的色光,在空谷中飞,飞到峡壁上散裂成脆亮的回声,又一片片飞回来,撒在那些叶子上,那些叶子可劲儿地欢鸣。

秋天的百家岩漫山已是绯红,竹林里还有七贤的足迹和气息,淬剑池、嵇康亭、醒酒石,想听他们的故事就问一问这太行山的每一片红叶吧。今年的雨水足,山涧泉水淙淙,高山栖霞,云烟雾岚渲染的红叶分外鲜艳。细心倾听,涧水流动间还能隐隐听到广陵散的琴声,那时的红叶定是诗意连篇。

暖暖的秋日阳光摊开,洒在秋叶上,红的愈发红透,黄的愈发金黄。原野上绿黄交接,黄红更替,透亮的红叶,使人想到了生命。当绿叶渐渐变成黄叶,直到深秋红透,这便是生命的颜色,最后在“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”中,一季季地转换,一叶叶地更迭,彰显生命的轮回。

伫目仰望,心怀敬意。秋叶生于自然,归于自然,遵四时而欢逝,若生命能若秋叶般,当好自然之子,常怀一抹素然,便处处为安。一过寒露,天便变得短了,山间寒气升起来,暮色渐起,走在回家的途中,心仿佛也变得静远辽阔。



铭记英雄

□梁刚

志愿军,这三个字从小就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,因为我的父亲就是一名抗美援朝老兵。

父亲在朝鲜打了四年仗,于1958年10月最后一批回国。小时候,偶尔会听到父亲讲述一些在朝鲜打仗的事,但是当时年纪小,没有什么感觉,只是觉得父亲的眼眶泛红,语气沉重,但更多的是骄傲。

近期,电影《长津湖》全线热映,我动员父亲去观看。父亲一开始不同意,喃喃自语:“人死得太多了,太惨了。”战争太残酷,老人不愿意回忆那段历史。经过我们全家总动员,父亲最终同意了。出发前,我提出让父亲戴上今年刚颁发的抗美援朝奖章,父亲拒绝了,他板着脸说:“军功章是给烈士的,我作为抗美援朝的一名老兵,能够回到祖国已经很幸福、很满足了。”这就是志愿军老兵,语言朴实无华。

观影过程中,父亲一直默不作声,腰背挺直,双眼紧盯大屏幕,时而擦拭眼泪,时而扼腕叹息。影片结束后,父亲再次给我讲了他们在上甘岭协同作战的场景,说着说着泪流不止。他说,漫山遍野都是回不了家的战士……望着苍老的父亲,想着影片中的志愿军战士,我心潮澎湃,深受震撼。哪来的岁月静好,不过是有人在为你负重前行。

这是我感到最有价值的一次观影,让我对父亲又有了更深入的了解,如果不是父辈们为了我们这一代人去流血牺牲,就不会有我们现在的安居乐业。

看完《长津湖》后,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从影厅出来走到街上,看到热闹的商场、熙攘的人群,我想到了八个字:山河无恙,国富民强。这繁荣的景象,大概就是先辈们希望看到的,而乐享和平年代幸福生活的我们,也应该铭记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为国家和民族作出的牺牲和贡献,继承好志愿军战士钢铁的意志和不屈的精神!



诗歌欣赏

西湖漫游

□汤红军

拾级漫步宝石山,俯瞰西湖聚远川。保俶塔前祈瑞世,白沙堤上续新篇。霞铺云涌千林醉,日坠人归百舫闲。忽见断桥廊宇处,一眸碧翠万支莲。



散文

深情的怀念

□终南隐士

父亲出生在河南与湖北交界处一个偏僻山村破落贫穷的农家。彼时,老家同其他地方一样,军阀割据,土匪猖獗,民不聊生。

童年时,土匪烧毁了家里唯一的瓦房,全家人只好栖身于院内搭建的两间简陋的草房里艰难度日。为躲避匪患,童年的父亲多次跟随祖母逃到野外庄稼地和北山一带的树林里,颠沛流离,缺衣少食,靠挖野菜果腹,饱尝了生活的艰辛。

由于祖父身体不好,父亲作为长子,十四五岁便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,磨砺出了坚韧不拔的意志。新中国成立后,父亲先是参加扫盲班学习,后又考上唐河县初级师范学校,毕业后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。后来,父亲和母亲相识并相爱,开启了崭新的人生阶段。

正当父亲的理想小船开始扬帆起航的时候,他被打成“右派”,受到了开除留用的处分。父亲性情耿直,不堪忍受如此奇耻大辱,愤而辞职回家务农。

父亲虽遭遇人生的重大挫折,但他始终认为,自己参加工作不久,心怀满腔报国热情,积极响应号召,真诚地提意见和建议,无愧于国家,无愧于时代,赤诚之心天地可鉴。父亲回家后,尽管头顶着“右派”的帽子,但他依然昂首挺胸,彰显出贫贱不移、威武不屈的浩然正气。

父亲作为家中的长子,在主管大家庭的那些年里,食不甘味,寝不安席,全心全意为大家庭谋发展。为了让全家人过上好日子,他在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的同时,夙兴夜寐,殚精竭虑,先后开发出竹编、养蜂两个家庭副业,使全家的生活得到了显著改善。

长期的超负荷劳动,严重地损害了父亲的身体,使他不幸患上了肺结核病。在随后的几年间,尽管他病魔缠身,却始终舍不得放下手里挣钱的活计,更舍不得花钱住院治疗,基本上都是在大队卫生所和公社卫生院进行简单诊治,待病情稍有好转,又继续拼命挣钱。他那双灵巧的手,成为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。

1978年,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暖了神州大地,父亲重返工作岗位,先后在多个村办小学担任领导。无论在哪里,父亲积极工作,任劳任怨,从不挑肥拣瘦。由于工作成效显著,他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和奖励。

在对子女的教育和培养上,父母秉持“耕读传家”的古训,坚信孩子多读书,有文化,素养高,前程远大。尤其是在家庭土地承包以后,我家耕地较多,兄妹大多在外地工作或上学,农忙时节不能回家参加劳动,家里劳力奇缺,困难重重。若是其他家庭,早就让孩子辍学到庄稼地里干农活了,可是父母无论遇到多大困难,支持孩子上学的决心绝不动摇。

1991年6月19日,父亲突发心脏病,倒在了教育工作的岗位上……

如今,父亲离开我们30年了,尽管岁月在悄无声息地流逝,但他那慈祥的容颜穿越时空,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

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:
jzwbxq@163.com